

遂溪方言裏的文白異讀*

余 靄 芹

漢語方言裏的文白異讀

絕大部分的漢語方言裏頭都有文白異讀的現象。所謂「文白異讀」，一般解釋為讀書音或書面語跟白話音或口語的分別。就是說，一個字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讀音，念書的時候跟說話的時候發音不同。例如國語裏的「薄」字，文讀是 pǔ³⁵，白讀是 paǔ³⁵。其實文白的範圍比這個定義要廣。文白是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語言層次存在於同一個方言裏¹。這些不同的語言層次最常見於語音，但是不限於語音，詞彙、語法方面也可以分出文白的語言層次來²。例如很多粵語方言都有所謂「變音」的讀法。這種變音限於最常用的字，加上變音就有「熟悉、親近」或「隨便」、「藐視」等意義，是一種構詞的方法。廣州話裏的高升變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人」字讀低降（陽平）調是普通的念法，如果讀作高升調就有不尊敬的意思。

雖然白讀的語音、詞彙、語法，最常見於口語，文讀的語音、詞彙、語法，最常見於書面語，實際上在很多方言裏，某些字只有白讀或文讀，而且同時存在於口語或書面語的。比方說，在廣州方言裏，「醒」字文讀是 seŋ³⁵，白讀是 se: ŋ³⁵，但是「醒目」這個詞不論文白都讀 seŋ³⁵ mok²；「醒」字在這裏就只有文讀的語音，雖然也用口語裏。因此，說文白異讀是書面語和口語的分別就不大妥當；最恰切莫如解釋為

* 本文的初稿，題為“The finals of the Leizhou dialect”，曾在美國阿里桑那州立大學舉行的美國東方學會西部支會 1982 年度會議上發表。該稿得羅杰瑞教授提供意見，十分感謝。本文的要旨，曾在東京舉行的漢藏語學會議上（1982 年 8 月底）宣讀。又本文的撰寫，獲美國學術協會及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支持，特此致謝。

1. 參見張盛裕 1979 第 244 頁。

2. 參見戴、吳 1962。該文舉出閩語仙遊話在語音、詞彙、語法方面的文白異讀現象。

不同的語言層次。當然，方言裏的文讀都比較接近國語或標準音的事實，指出了文讀的來源是標準音的影響。上面舉出的廣州方言的例子，文讀的韻母就接近國語的讀法。另一方面，白讀和土音是分不開的；白讀可以說是方言裏的最基層，很多所謂「方言字」都只有白讀。例如廣州話的 $lɛ:k^5$ 「聰明」，相應的文言讀音應該是 $*lek^5$ ，不過根本不存在。

方言裏的文白異讀，表現方式很不一致。總而言之，區分層次的方法，拿語音來說，不外聲、韻、調三方面。從歷史的觀點看來，很多方言的白讀語音系統比文讀的保守。文讀既然是受標準音影響的語言層次，年代較新是容易想像的。北方方言裏（北京話除外）最常見的文白異讀是來自中古二等見系字的顎化和不顎化，即所謂「細音」和「洪音」的對立：文讀多顎化細音，接近國語，白讀卻保留中古的牙音。例如漢口，泰州（江蘇省，屬下江官話），都是這樣³：

	<u>漢口</u>	<u>泰州</u>
白	$ɕk'au$	$ka^∘$
敵		架
文	$ɕtɕ'au$	$tɕia^∘$

吳、湘方言也有同樣的現象，例如蘇州和雙峯⁴：

	<u>蘇州</u>	<u>雙峯</u>
白	$ɕkɒ$	$ko^∘$
家		
文	$ɕtɕio$	$tɕio^∘$

不過也有好像相反的例子。現在舉出北京話和山西榆次方言兩個例。這種來自中古的二等字在這兩個方言裏白讀是顎化聲母，文讀卻是牙音聲母，如⁵：

	<u>北京</u>	<u>榆次</u>
白	$ɕtɕiŋ$	$ɕtɕie$
耕		
文	$ɕkəŋ$	$ɕkəŋ$

如果跟中古音對照，這種字的聲母都來自牙音，豈不是文讀保留了中古的聲母而白讀

3. 見李榮 1957, 俞揚 1961.

4. 參見漢語方言概要。

5. 榆次方言例見李守秀 1980。

卻相反嗎？這些到底是不是相反的例子，十分值得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看似相反的例子都來自中古梗攝二等的字⁶；並且，文白兩讀的韻母元音都不相同，跟上面漢口、泰州、蘇州、雙峯等方言文白的韻母只是介音有無的分別不一樣。

一般說來，和標準音相距越遠的方言，文白異讀的現象越顯著。方言裏頭跟北方話關係最疏的是閩語，同時文白異讀最突出的方言也是閩語。其中廈門話在這方面坐了第一把交椅，文讀和白讀形成兩個不同的語音系統，絕大部分的字都分文白兩讀。例如帶 *-m, -n, -ŋ* 的鼻尾韻和帶 *-p, -t, -k* 的塞尾韻絕大部分只見於文讀，白讀裏頭相應的韻尾是鼻化韻和喉塞尾韻，如⁷：

<u>廈門</u>			
白	tā ^ɿ	ɲe ^ɿ ₂	tsia ^ɿ ₂
擔		月	脊
文	tam ^ɿ	ɲuat ₂	tsɿk ₂

廈門的這些例子又好像給以上提出的「白讀語音系統比較保守」的論據相反的例子。拿中古音來對照，帶 *-m, -n, -ŋ* 及 *-p, -t, -k* 韻尾的文讀保存了中古的韻尾系統，而白讀的鼻化韻和^ɿ尾顯示了方言本身的發展。不但廈門方言如是，大部分的閩南方言都有類似的表現在韻尾不同的文白異讀。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下面以雷州（遂溪）方言為例，指出文白異讀在閩南方言裏，或者可以說，在漢語方言裏，不但是時代不同的語言層次現象，而且白讀是比較保守和帶有本地色彩的，文讀顯示語言接受外來語影響的結果。白讀和文讀都可能有幾個層次，在閩語裏頭最明顯。不過，我們不打算討論所有涉及文白異讀的問題，主要在指出白讀的保守性。

一、遂溪方言簡述

遂溪縣位於廣東省西南部雷州半島的最上端。以前的雷州府包括現在的海康、遂溪、徐聞三縣。海康是前雷州府的行政中心。雷州半島和海南島隔岸相對，方言同屬閩南系。海南方言近年來有不少研究發表，雷州方言卻未見有記載。筆者在 1973 年

6. 橋本萬太郎認為這種字在中古都帶顎化韻尾 *ń/*-c，聲母的顎化本來是大部分北方方言裏二等牙音的共同現象，方言裏頭文讀的牙音聲母不顎化的現象僅見於梗攝二等字的，正是顎化韻尾異化作用影響的遺蹟。見 Hashimoto 1970。

7. 廈門例取自漢語方言字彙。

的上半年有機會在香港作一些語言調查的田野工作⁸，經友人介紹，找到一位遂溪縣的發音人⁹，記錄了四千多個基本詞彙，一百三十多個句型和一個故事。本文的資料就是依據當年的記載。

遂溪方言的聲母音位只有十四個，跟潮州話相似；另有介音作聲母的w跟j：

p p' m/(b) w t t' n/(d) l
k k' ŋ h tʃ tʃ' ʃ (ʒ) j

括號裏的聲母不常見：b- 來自中古明母，d- 來自中古泥母，ʒ- 來自中古日母。

遂溪方言有下列韻母：

a	ai	au	am	aŋ	ap	ak
		iau	iam	iaŋ	iap	iak/ia?
ua	uai			uaŋ		uak/ua?
ɔ	ɔi			ɔŋ		ɔk
iɔ				iɔŋ		iɔk/iɔ?
u	ui			uŋ		uk
				oŋ		ok
						iok/io?
æ		ɛu	ɛm			
				ieŋ		iek/ie?
						uek/ue?
i	iu	im	iŋ	ip		ik/i?

遂溪方言差不多沒有鼻化韻母¹⁰，也沒有韻尾 -k 跟 -ʔ 的對立，跟潮州或廈門方言不同。

聲調一共七個：

陰平 35 陽平 22
上聲 53

8. 這次田野工作是由美國學術協會及社會科學研究會所贊助。

9. 發音人莫炯焜當時大概六十歲左右，是遂溪縣沈塘區平余村人。

10. 有少數鼻音聲母的字帶鼻化韻母，如：明 mæ̃，硬 ŋæ̃ 等；也有極少數鼻化韻母出現在來自中古的陰聲或入聲韻裏，如：蟻 ʰhiä，葉 ʰhiɔ̃，

陰去 212 陽去 33
陰入 5 陽入 3

陰平是高升調，陽平是低平調；上聲是高降調，不過聲母來自中古全濁的，有一部分讀如陽去；陰去是超低降調，用喉塞音ʔ收尾；陽去是中平調，但去聲裏頭聲母來自中古全濁或次濁的，有五分之二的字讀如陰平的高升調，另外五分之三的字，有讀中平調（陽去）的，也有讀如上聲的高降調的；陰入讀高促調，陽入讀中促調，來自中古入聲而在遂溪讀陰聲韻的，以下再討論。遂溪方言有連調變化，不過與本文無大關係，不打算在這裏討論。

二、遂溪方言的文白異讀

遂溪方言的文白異讀，跟其他漢語方言一樣，表現在聲、韻、調的歧異上。例如：

	齊	火	黃
白	tʃoi	hoi (～燒)	ui
文	tʃ'i (整～)	hue (～屎=灰)	huan (～鼠狼)

不過，同一個字兼有文白兩讀的例子很少，跟廈門話差不多每個字都有文白兩讀很不相同。其實，閩南話裏頭像廈門話那樣的方言也很少見，大部分的閩南話都是在中古同源的韻或聲母上頭，現在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讀法，而這些不同的讀法跟文讀白讀相應。比方說，在閩語裏頭，來自中古匣母的聲母，白話裏頭很多字都念 k- 或零聲母而書面語都念 h-¹¹：

	<u>遂溪</u>	<u>潮州</u>	<u>廈門</u>	<u>福州</u>	<u>仙游</u>	<u>文昌</u>
厚	白 kau	kau	kau	kau	kAu	kau?
	文 (后)heu	(候) hau	ho	xau	xeu	fiou?
糊	白 keu (胡)	ou	k'ɔ/kɔ		k-	kou
	文 hu	hu	ho	xu	x-	fu

11. 潮州、廈門、福州資料來自漢語方言字彙，仙游資料來自戴、吳 1962，文昌資料來自 Woon 1979；同一個字沒有文白兩讀的，就舉同聲同韻的兩個字。例如遂溪「厚」字只有白讀，就舉同聲同韻的「后」字的文讀作對照。

白	aŋ	aŋ	aŋ	ɸyŋ	Aŋ	ʔaŋ
紅	文 (洪)hɔŋ	(鴻) hoŋ	hɔŋ	xuŋ	kɔŋ	hoŋ

中古後期的輕唇音在口語裏都讀重唇，文讀卻是 h- 或 x-：

	遂溪	潮州	廈門	福州	仙游	文昌
白	pɛu	pou	pu	p'uo	pou	
斧	文 (府)hu	(府) hu	hu	xu	xu	

來自中古效攝的字，白讀都是單元音的韻，文讀卻是複合元音的韻(介音不算在內)：

	遂溪	潮州	廈門	福州	仙游	文昌
白	pa	pa	pa	pa	pɔ	
飽	文 (包)pau	(包) pau	pau	pau	pau	
白	kio	k'ie	kio	kyɔ		kio
橋	文 (驕)kiaɯ	kiəu	kiau	kieu		kiau

遂溪話裏最常見的文白異讀來自中古鼻音韻尾和塞音韻尾的字。這些字文讀帶鼻音韻尾或塞音韻尾：來自中古 *-m/*-p 或 *-ŋ/*-k 韻尾的，文讀帶同樣的韻尾，來自中古 *-n/*-t 韻尾的，文讀帶 -ŋ/-k 韻尾；可是白讀這些字都帶開尾韻，入聲韻的調值，陰入是高降（如上聲），陽入是中降；例如：

白	文
糖 t'o ²²	黨 taŋ ⁵³
藥 io ³²	弱 ŋio ³
擔 ta ³⁵	痰 t'am ²²
搭 ta ⁵³	答 tap ⁵
肝 kua ³⁵	難 naŋ ²²
(竹)簾 (tip)mi ³²	減 miek ³

遂溪方言的這種文白異讀不但見於其他閩方言——如潮州、廈門、仙游、文昌，文讀帶鼻尾韻或塞尾韻（-p, -t, -k 不等），白讀帶鼻化韻（但文昌帶開尾韻，跟遂溪一樣）——，而且跟中古的「內」「外」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韻尾相異的文白異讀，絕大部分只見於來自中古外轉的韻攝。現在暫時撇開中古的陰聲韻留後再討論，外轉

的陽聲韻和入聲韻包括咸、山、宕、江、梗等韻攝¹²。以遂溪方言爲例，白讀是開尾韻的有下列各字¹³：

咸攝例字：

一等 a. 搭 ta, 踏 ta, 畝 ha;

b. 擔 ta, 籃 na, 三 sa, 柑 ka; 膽 ta, 欖 na, 敢 ka, 橄 ka; 擔²ta;

塔 t'a, 臘 la;

二等：餡 ha; 插 ts'a, 鬧 tsa; 衫 sa; 甲 ka, 鴨 a, 押 a, 壓 a, 鬧 tsa;

三等：摺 tsi;

四等：疊 t'a, 磔 ti.

山攝例字：

一等開口：肝 kua, 鞍 ua; 散 sua; 傘 sua, 趕 kua; 炭 t'ua, 爛 nua, 散² sua, 案 ua; 辣 lua, 擦 ts'ua, 薩 sa, 割 kua, 葛 kua;

二等開口：山 sua, 間 kai, 閒 ai; 揀 kai, 眼 ηai; 八 poi, 拔 poi, 殺 sua, 板 pai, 月 pai;

三等開口：棉 mi, 錢 tsi, 鮮 ts'i; 鱸 ts'ua, 冏 kia; 箭 tsi, 線 sua, 扇 si; 折 tsi, 舌 tsi, 折 si, 熱 zua;

四等開口：年 hi, 千 ts'ai, 前 tsai, 肩 ka; 麵 mi, 見 ki, 硯 hi, 燕 ʔi; 篋 mi, 鐵 t'i, 節 tsoi, 切 tsoi, 截 tsoi;

一等合口：盤 pua, 瞞 mua, 酸 sui, 官 kua, 棺 kua, 歡 hua; 短 tæ, 斷 tui, 滿 bua, 卵 dui, 碗 ua; 半 pua, 緞 tui, 算 sui, 蒜 sui; 鉢 pua, 撥 mua, 濶 k'ua, 活 ua;

二等合口：門 ts'ua, 關 kue, 刷 ts'ua;

三等合口：磚 tsui, 穿 ts'ui, 圓 i, 沿 ki; 軟 nui, 捲 kui; 雪 soi; 園 hui; 反 pai, 晚 buε, 遠 hui; 月 buε;

12. 「內」、「外」轉據羅常培 1923。

13. 本文所舉遂溪方言的例字都是用在詞語裏頭的字，並不是單個字的讀音，爲節省篇幅起見，只列字而不列整個詞。

四等合口：懸 kuai；縣 kuai；缺 k'ue 血 hue.

宕攝例字：

一等開口：湯 t'o, 堂 to, 糖 t'o, 塘 to, 榔 no, 倉 ts'o, 缸 ko, 鋼 ko, 糠 k'o,
行 o; 當 to, 燙 t'o; 泊 po, 薄 po, 托 t'o, 落 lo, 昨 tso, 索 so, 各
ka, 閣 ko, 惡 o;

三等開口：娘 nio, 涼 lio, 量 nio, 糧 lio, 樑 lio, 漿 tsio, 槍 ts'io, 牆 ts'io,
相 tsio/sio, 箱 sio, 張 tio, 長 to, 腸 to, 場 tio, 妝 tso, 瘡 ts'o, 牀
ts'o, 章 tsio, 樟 tio, 薑 kio, 香 hio, 央 o, 秧 o, 羊 io, 洋 io, 楊
io, 陽 io; 兩(一個) no, 兩(斤~) lio, 漿 tsio, 搶 ts'io, 想 sio, 象
ts'io, 橡 ts'io, 丈 tio, 仗 tio, 杖 t'o, 掌 tsio, 賞 sio, 上 tsio, 癢
tsio; 釀 nio, 醬 tsio, 相² sio, 帳 tio, 賬 tio, 狀 tso, 唱 ts'io, 尙
sio, 上² tsio, 向 hio, 樣 io; 着 tio, 腳 kio, 藥 io;

一等合口：光 kui, 黃 ui, 皇 ui.

江攝例字：

扛 ko, 缸 ko; 講 ko; 巷 ho; 剝 mo, 駁 po, 樸 p'o, 雹 p'au, 角
koi, 學 o.

梗攝例字：

二等開口：盲 mæ, 生 sæ, 甥 sæ, 更 kæ, 行 kia, 猛 mæ, 哽 kæ; 硬 ŋæ; 百
pæ, 柏 pæ, 伯 pæ, 拍 p'a, 白 pæ, 拆 t'ia, 格 kæ, 客 k'æ, 額 ŋæ,
嚇 ha; 棚 p'æ, 爭 tsæ; 麥 bæ, 脈 bæ, 冊 ts'æ, 隔 kæ;

三等開口：兵 pia, 平 pæ, 明 mæ, 驚 kia; 影 o; 柄 pæ, 病 pæ, 命 miā, 鏡
kia, 名 miā, 情 tsia, 正 tsia, 聲 sia, 成 tsia, 城 sia, 贏 ja; 餅 pia,
領 nia, 井 tsæ, 請 ts'ia; 姓 sæ, 正² tsia; 蓆 ts'io, 赤 ts'ia, 尺 ts'io,
石 tsio;

四等開口：螟 mæ, 冥 mæ, 聽 t'ia, 廳 t'ia, 庶 tia, 青 ts'æ; 星 ts'æ; 醒 ts'æ;
曆 læ, 錫 sia, 剔 t'ia;

二等合口：橫 hue;

三等合口：兄 hia.

外轉韻大部分的字都讀作開尾的白話音。內轉韻裏頭只有很少數的字讀開尾的白話音，現在列舉如下：

深攝來字：笠 loi.

臻攝例字¹⁴：

一等：盆 pua, 門 mui, 昏 hui, 村 ts'ui; 本 pui; 頓 tui, 褪 t'ui;

三等：問 mui, 物 bi/mi.

曾攝例字：

一等：塞 soi; 或 hue.

通攝例字：

一等：懂 to;

三等：中 ta.

那麼，根據上列例子，是不是說只有在外轉韻裏才有文白異讀的現象？內轉韻裏就沒有？不是的，以上說過，文白異讀的表現方法是多樣式的，其中以聲母的差別來表現的文白異讀在內外轉韻裏同樣見到。例如中古喻三在遂溪文讀有介音 -j- 而在白讀帶聲母 h-:

雲 huŋ 運 jen (內轉臻攝)

遠 hui (外轉山攝)

其他潮州、廈門、福州、文昌等方言裏頭也有同樣的情形，如：

	<u>潮州</u>	<u>廈門</u>	<u>福州</u>	<u>文昌</u>
白	huŋ	hun	xuŋ	fun
雲				
文		un		dzun
白 (園)	hŋ	hŋ ²		
遠				
文		^c uan		

前面提過的中古匣母字，文讀是 h-、白讀是 k- 聲母，內、外轉韻都有；上面

14. 其中「盆」字疑是與「盤」字讀音相混：「盆」字韻母與臻攝一等字相異而與山攝一等字相同；粵語廣州方言也一樣。

列舉的都是內轉韻字，以下是外轉韻字的例：

		遂溪	潮州	廈門	福州	仙游	文昌
寒	白	kua	kuā	kuā	kaŋ	kūa	kua
	文		(汗)	han	(汗) xaŋ	xAŋ	fian
鹹	白	kiam	kiəm	kiam	keiŋ		
	文			ham			
行	白	kia	kiā	kiā			kia
	文	heŋ		hiŋ	xeiŋ		fiŋ

有些中古的鼻音聲母在遂溪白讀是 h- 聲母，文昌方言也有同樣的文白異讀：

		遂溪	文昌	
年	白	hi	fi	(外轉山攝)
	文		nian	
肉	白	hip	fiok	(內轉通攝)
	文	jok	dziok	
紋	白	huŋ		(內轉臻攝)
	文 (文)	mien		

只有以韻尾區別的文白異讀絕大部分限於外轉韻。這一點就顯示了這種韻尾的區別不單是文白的區別，而是「內」跟「外」本身的區別。要是「內」、「外」的區分主要在韻母的「鬆」(lax)與「緊」(tense)——內轉韻元音「鬆」而韻尾「緊」，外轉韻元音「緊」，而韻尾「鬆」——¹⁵，那末在遂溪和其他閩方言裏，只有白讀充分表現了「緊」元音的外轉韻。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來，因為元音「緊」而影響了「鬆」韻尾的失落是十分自然的。反過來說，「鬆」韻母元音較短韻尾較長，不容易失掉韻尾也是很自然的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只在外轉韻才常見韻尾的失落或弱化——遂溪（及文昌）方言的開尾韻屬前者而其他閩方言的鼻化韻或喉塞尾韻屬後者。

山西的榆次方言有跟遂溪方言類似的發展，梗攝的文讀帶鼻尾韻而白讀卻是失落了鼻尾韻的開尾韻：

15. 見趙元任等 1948, 賴 1958, Hashimoto 1978 第 4.3.2 章。

	病	生	耕	名	釘	影
白	pi	sɿ	tɕie	mi	ti	i
文	piŋ	səŋ	kəŋ	miŋ	tiŋ	iŋ

除了閩方言，其他方言好像只在梗攝的文白異讀裏表現了韻尾的弱化。例如蘇州方言，梗攝字的文讀是 -əŋ（二等）或 -iŋ（三、四等）韻，白讀帶鼻化韻 $\tilde{a}^{16}$ ：

	乎	生	省	櫻	行（～爲）
白	sā	sā	ʔā	hā	
文	səŋ	səŋ	ʔiŋ	iŋ	

又如雙峯方言，梗攝三、四等字的文讀是 -in 韻，白讀帶鼻化韻 $i\tilde{o}^{17}$ ：

		釘	井	驚	影
白	biō	tiā	tɕiā	tɕiō	iō
文	bin	tin	tɕin	tɕin	in

上面討論過的閩方言效攝字白讀其實也是中古「內」、「外」區別的表現：外轉韻元音較長，所以較短的介音韻尾被吸收或失落了。相對的內轉流攝字，很少有介音韻尾失落的現象。以下列舉遂溪效攝和流攝白讀是單元音韻的例：

效攝例字：

一等：毛 mo，刀 to，桃 t'o/to，篙 ko；保 po，抱 p'o，寶 p'o，討 t'o，道 to，早 tsa，棗 tso，嫂 so；菹 bu，倒 to，告 ko，號 ho；

二等：泡 p'a，貓 ma，膠 ka；飽 pa，炒 ts'a，吵 ts'a，鉸 ka，咬 ka，攪 ka，拘 æ；豹 pa，教 ka；

三等：蕉 tsio，椒 tsio，燒 sio，橋 kio，腰 io，搖 io，窰 io；表 pio，錶 pio，小 tsio，少 tsio；笑 ts'io，轎 kio，鵲 io；

四等：雕 t'io，跳 t'io/tio；鈞 tio，尿 io，

流攝例字：

一等：母 bo，姆 m；戊 bu；

16. 見李榮 1957.

17. 見漢語方音字彙。

三等：浮 po/p'u, 牛 bu; 婦 pu, 舅 ku, 久 ku, 有 u; 富 hu, 舊 ku。

其他閩方言也有同樣的現象。例如潮州，文讀效攝是 -au 或 -iau 韻，白讀是 -o 或 -ie 韻；廈門跟遂溪一樣，文讀是 -au 或 -iau, 白讀是 -o 或 -io; 福州文讀是 -au 或 -ieu, 白讀是 -ɔ 或 -yɔ; 仙游文讀是 -Au, 白讀是 -o 或 -ə; 文昌文讀是 -au 或 -iau, 白讀是 -o 或 -a 或 -io, 跟遂溪一樣。

三、上古音的遺迹

遂溪和其他閩方言裏見於帶鼻音或塞音韻尾的文白異讀，不但是中古音「內」、
「外」的表現，而且是更早期緊 /a/ 元音和鬆 /ə/ 元音的區別的痕迹。這個追蹤到
上古音的分別在咸攝帶鼻音韻尾的一等重韻裏顯示得最清楚。中古的談韻（高本漢擬
構爲 *âm）來自上古的談部而覃韻（高本漢擬構爲 *əm）來自上古的侵部。一般學
者都認爲談部帶 a 元音（緊元音）而覃部帶 ə 元音（鬆元音）¹⁸。現代方言裏，來自
談韻及覃韻而仍常用的字，數目大概相等。在遂溪方言裏，有九個來自談韻的字失掉
了鼻音韻尾（見第 335 頁咸攝例字一等 b 欄），但是來自覃韻的字，一個也沒有失
掉鼻音韻尾。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因為很多來自覃韻的字都是常用的字——如
「貪、南、男、簪、慘、含、暗」等——，其中「含」字聲母來自中古匣母而現代閩
方言都讀 k- 聲母，顯然是白讀。這個「含」字的白讀方式以聲母而不以韻母表現絕
不是偶然的。潮州方言，來自覃韻的字大部分不帶鼻化韻母¹⁹，而談韻的字大部分帶
鼻化韻母，例如下列字都來自談韻：

擔	籃	三	柑	膽	淡	敢	橄	擔 ²	
潮州	tā	nā	sā	kā	tā	tā	kā	kā	ta

廈門方言，來自談韻的字大部分有文白兩讀，白讀帶鼻化韻母，而來自覃韻的字大部

18. 見龍果夫 1928-29, 李方桂 1971。高本漢談韻和覃韻的擬構，用的是吳方言（溫州、上海、寧波）的例證。來自談韻一些字的韻母，溫州是 a，上海、波寧是 æ；來自覃韻一些字的韻母，溫州是 æ，上海、寧波是 ē。談、覃各異；但是現代吳語方言這些單元音韻母的不同是否來自中古元音長短的不同，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本文提出的遂溪及其他閩南方言的例子却給高本漢的擬構提出更有力的支持。

19. 據李永明 1959、張盛裕 1979 及漢語方言字彙。張舉「蠶」字讀 ai 韻，「南」字有 ā/am 兩讀（都來自覃韻）例；「蠶」字羅杰瑞氏認爲在不少閩方言裏都是例外字：比如潮州話裏「蠶」讀作 ts'oi, 是一等字讀如二等字。

分只有文讀，例如下列字都來自談韻：

	擔	藍	三	膽	攪	擔 ²
白	tā	nā	sā	tā	nā	tā
廈門 文	tam	lam	sam	tam	lam	tam

其中「藍」、「攪」二字文白的聲母和韻母都不相同。

咸攝二等字在遂溪方言失掉了鼻音或塞音韻尾，在潮州、廈門帶鼻化韻或喉塞音韻尾的，都來自談部。不過，來自侵部的字在現代漢語方言裏還使用的寥寥無幾，所以只就二等字來說，不能成立有力的證據。耐人尋味的是：來自侵部帶中古匣母的「鹹」字，白讀不表現在韻母而表現在聲母 k- 上（見前 338 頁例）。

山攝的字絕大部分來自上古元部——帶 a 或緊元音——，只有很少數來自上古文部——帶 ə 或鬆元音——，無怪遂溪方言裏白讀失掉鼻尾韻或塞尾韻的字都來自元部。

我們要強調的是：文白異讀有好幾種表現方式，為什麼韻尾的失落或弱化只存在於某些韻的白讀？從以上閩南話的例子看來，白讀實在保留了上古語音的痕迹。閩語（包括閩南、閩北）裏頭這種上古語音的遺蹟不少，不過絕大部分都限於白讀語音範圍之內：如眾所周知的中古舌上音在閩語還讀作舌頭音，跟上古音接近，上面提過的中古匣母讀作牙塞音 k-，虞韻有別於魚韻等等。至於本文討論的談、覃兩韻有所區別，只不過是給這許多遺迹多添一例罷了。

主要參考書文目錄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定編

1962. 漢語方音字彙，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趙元任等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史語所專刊，上海：商務印書館。

戴慶厦、吳啟祿

1962. 「閩語仙游話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 118, 393-398 頁。

龍果夫

1928-29. 「對於中國古音重訂的貢獻」，史語所集刊 III-2, 295-308 頁。

余 霽 芹

Hashimoto, Mantaro.

1970. "Internal evidence for Ancient Chinese palatal endings." *Language* 46-1.

1978.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Vol. 1.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 10. Tokyo.

高本漢

1915-26. 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譯本。1940. 長沙：商務印書館。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 清華學報 9, 1-60 頁。

李 榮

1957. 「方言裏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 58, 22-23 頁。

李守秀

1980. 「榆次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 157, 270-271 頁。

李永明

1959. 潮州方言，中國語文叢書，北京：中華書局。

羅常培

1923. 「釋內、外轉」，史語所集刊 IV-2, 87-103 頁。

賴惟勤

1958. 「中古の內、外」，中國語學 72, 11-13, 19 頁。

Woon, Wee-Lee.

1979.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Hainan dialect: Part I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2, 268-302.

袁家驊等

1960.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俞 揚

1961. 「泰州話裏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 104, 41-43 頁。

張盛裕

1979. 「潮陽方言的文白異讀」，方言 1979-4, 241-267 頁。